



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

【英】苏迪·哈扎里辛格 著

李虎 李宋乐颖 梅应钰 译

新华出版社

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

[英] 苏迪·哈扎里辛格◎著
李虎 李宋乐颖 梅应钰◎译

HOW THE FRENCH THINK

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
Intellectual People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 / (英) 苏迪·哈扎里辛格著; 李虎, 李宋乐颖, 梅应钰译.
—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6

书名原文: How the French Think: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
ISBN 978-7-5166-3310-6

I. ①法… II. ①苏… ②李… ③李… ④梅… III. ①思想史-研究-法国
IV. ①B5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991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6254

How the French Think: An 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 People

Copyright © Sudhir Hazareesingh, 2015

First published 2015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

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

作 者: [英]苏迪·哈扎里辛格

译 者: 李 虎 李宋乐颖 梅应钰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黄绪国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5mm×220mm 1/16

印 张: 21.25

字 数: 29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3310-6

定 价: 6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序言

1970年代，在我的出生地毛里求斯，年方少年的我就已开始观察法国的公共生活。那时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深深着迷于法国的文化、历史和政治。首先，我受到我的中学居尔皮普皇家学院的影响，在那里我们享用了法国经典文学的丰盛大餐，我们接触的作家从莫里哀、拉辛到圣埃克苏佩里和纪德，以及提出“他人即地狱”的萨特和不得不提起的加缪（他在某种程度上，已经有点令人厌烦）。来自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必不可少，尤其是我的父亲基森颂辛格对我的影响，他是一位历史学家，毕业于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，曾担任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·拉姆古兰的首席私人秘书。我的父亲与法国和非洲的政治文学精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，他与法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、戴高乐主义作家安德烈·马尔罗和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尔德·塞达·桑戈尔的关系尤其紧密。另一位赋予我灵感的人是我的哥哥桑德普，他酷爱拿破仑时代的历史，多亏有他，我才能饶有兴趣地投身于研究这位皇帝的传奇故事。

我还受到了毛里求斯的法国文化专员 M. 安托万·科隆纳的影响。他是科西嘉岛的岛民（因此他也是一位与传奇君主拿破仑之出生地相关联的真实人物），也是我家的一位亲密友人。安托万给我们提供他订阅的法国周

刊，如《新观察家》《观点》和《快报》，使得我能够与法国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。法国人喜欢将事物一分为二；在那个时代，对抗的双方是聚集在自由派总统瓦莱里·吉斯卡尔·德斯坦周围的人士和那些更偏好左派联盟中的左派政党的人士。那时我非常支持后者，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人，他们昔日的英勇事迹和坚定的思想信念让青春期的我心潮澎湃。我理解了共产主义经济学家阐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有害性的著作，如饥似渴地阅读路易·阿拉贡的诗歌，极度崇拜共产主义烈士和革命英雄，如加布里埃尔·佩里，他是一名反法西斯斗士，于1941年在瓦勒里安山上的堡垒被纳粹杀害；还有抵抗运动领袖亨利·罗林唐基，他于1944年8月在他位于丹费尔-罗什洛的地下室里发起了对巴黎占领军的反抗。至今我仍记得我安静地阅读着吉斯卡尔的小册子《法国民主》的情景，当时我完全入了迷；事实上，我忍不住去赞美它富有逻辑的简洁，以及纲领性的雄心。

在培养我的亲法感情的过程中，电视节目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例如贝尔纳·皮沃主持的节目“猛浪潭”让我得以了解当代法国文坛，并且让我感受到它那阳春白雪的氛围。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皮沃和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之间的一次讨论，主题是善或恶是否“必要”。他们的交流并非十分深入，也没有得出定论。但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奇妙。虽然这种过分讲究在某种程度看来有点滑稽，特别是从毛里求斯（一个远在法国千里之外的印度洋热带小岛）的视角来看；然而，就纯粹的知性力量和派头而言，那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匹敌法国——英国尤其不能，因为那时英国正出现产业冲突，公共财政停滞不前，工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。事后回想，我对法国政治和历史的终生热爱，显然是那段激情岁月的产物。

自1990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教学以来，我每年都在巴黎生活一段时间，

并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社群建立了往来，其中既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和期刊、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社群，也有来自研究网络、文学评判委员会和各种纪念协会的社群。与他们进行的持续交流赋予了我一个绝佳的优越位置；在这个位置上，我能够从法国所有的荣耀、复杂性和特质来研究它的思想。我因此意识到，传统的法国思想被转化为具体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些生活方式中，各种理想和价值观通过种种社会、文化和学术仪式而得到肯定——这些仪式包括节日、周年庆典、“文学回归季”、示威、游行、请愿，甚至博士生考试。每当我受邀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，注意到法国同事华丽夸张的文风，我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思想、实践、表现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我深深地沉浸在法国的智识生活中，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影响——它既反映又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思维模式——这是法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。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和卢梭的《新爱洛伊丝》是传播启蒙运动的自主理念和真实理念的重要载体，正如在19世纪，留给法国人民更多保皇主义往昔印象的，是亚历山大·仲马的作品，而非当时的任何历史学家。近来，比起约瑟夫·凯赛尔的《影子部队》、维科斯的《沉静如海》和路易-费迪南·塞利纳的《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》，几乎没有其他作品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1940—1944年间法国被占领、进行抵抗或通敌的复杂经历。这些文学作品也强调了一些核心的（也是令人钦佩的）法国精神元素：倾向于故意不走寻常路、情操和秘术崇拜、反对所有的因循守旧。

本书最主要的目的，是找出法国思维的文化独特性——法国思维作为一种宇宙观，其独特之处既在于其内容，又在于其气质和风格。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，法国思想充满了各种宗教概念、形象和隐喻。虽然法国的公共机构、集体信念与人民实践都是世俗的，但法国仍然受到曾经一度主导它的天主教的影响。1970年代，我还在毛里求斯时，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，

那时我开始沉浸于法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之中：（我意识到）善恶不仅仅是文学和哲学讨论的主题，也常常用于政治交流。事实上，1970年代末，我最初接触的经典文学作品之一——阿兰·佩尔菲特的《丑陋的法国人》的标题，就巧妙地结合了自然和宗教的主题（“mal”一词在法语中既指身体机能失调，也有精神罪恶的含义）。在法国，尽管宗教与世俗事物表面上没有交集，但这种新宗教情感随处可见。现代法语形容知识分子的词语之一是“牧者”（神职人员成员之一），而定义一位知识分子所据之位置的时候，总是通过如信仰、献身、异端和拯救的各种概念。哲学家埃德加·莫兰将他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在法国共产党的经历，描述为一种形式的“宗教神秘主义”，他承认自己加入共产党是为了“通过集体救赎，寻求灵魂的拯救”。法国思想家也常常痴迷于神秘学，以及应运而生之人物（从拿破仑到夏尔·戴高乐）所具有的魅力。同样，直到今天，在法国人的民族观中，仍然有神圣的、以救世主自居的方面。法国主导的政治传统——共和主义，长期以来被作为一种民间宗教进行经营，它有自己的教义、殉道者、传教士、典籍；巴黎人民纪念民族伟人的圣殿——先贤祠，是一座改作俗用的教堂，这绝非偶然。阿尔弗雷德·弗耶在20世纪早期对其同胞的观察，依然蕴含许多真理：“法兰西始终在寻找一种理想形式的灵感，它的光芒或将使所有真诚的灵魂欢呼雀跃。”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言 / 1

导言 向往普遍性 / 1

法兰西风格 / 1

一个例外的民族 / 5

思想之地 / 12

普遍性和脆弱性 / 17

第一章 笛卡尔的头骨 / 23

兼收并蓄 / 27

共和派的爱国者 / 32

存在主义的英雄 / 37

笛卡尔加入共产党 / 41

胜利的理性 / 44

第二章 黑暗与光明 / 49

天上之城 / 52

对人的狂热崇拜 / 54

超自然的皇帝 / 58

泽西岛上招魂 / 62

生命的永恒 / 66

事物的秘密和谐 / 69

第三章 乌托邦的风景画 / 73

2440 年的巴黎 / 77

再造人类 / 80

平等的愿景 / 84

博爱的理想 / 89

从巴黎公社社员到共产党人 / 92

乌托邦式的想象 / 99

第四章 科学的理想 / 103

物理世界与自然世界 / 106

解决生命的问题 / 110

善于概括的专家 / 113

科学的未来 / 117

治国理政的科学 / 122

第五章 向左走，向右走 / 127

革命与反革命 / 129

秩序与运动 / 133

国家的愿景 / 139

右派的神话 / 142

人民的朋友与敌人 / 147

一份活的遗产 / 150

第六章 部分的总和 / 155

乡土情怀，国家归属 / 157

崇拜“小祖国” / 164

关于节日的争论 / 167
 爱国主义的多样性 / 173
 法兰西的身份认同 / 179

插曲 通向现在的新路径 / 185

第七章 自由与控制 / 193

从殖民统治中解放 / 196
 结构发言了 / 199
 美国来信 / 206
 让·莫内引导巴特和福柯 / 209
 美元、金属和熟肉 / 213
 穷人的语言 / 217

第八章 为每个人而写作 / 223

萨特的遗产 / 229
 自由主义的复兴 / 235
 转向自省 / 239
 进步的声音：罗桑瓦隆和巴丢 / 244
 加缪的反击 / 246
 从先锋到后卫？ / 248

第九章 历史的终结 / 251

沉浸于历史之中 / 253
 共和派的愿景 / 257
 一种更加科学的历史 / 263
 动力的回归 / 267
 回忆的时代 / 271
 一种独特的风格 / 275

第十章 法国思维的封闭 / 281

一种国家病 / 284

衰退的表现 / 288

激进悲观主义的回潮 / 294

转向种族民族主义 / 298

自己国土上的陌生人 / 302

结语 焦虑与乐观 / 305

依然文雅，依然快乐 / 307

往昔之重 / 311

大分化 / 314

致 谢 / 321

译后记 / 325

向往普遍性

法兰西风格

2003年2月，纽约—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辩论中，法国外交部部长多米尼克·德维尔潘就是否批准使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萨达姆·侯赛因政权发表了讲话。德维尔潘以经历过“战争、占领和暴行”的“古老国家”和“古老大陆”的名义，预见性地声称，攻打伊拉克政权将给这一地区的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：“选择开战，在理论上似乎最有效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赢得战争之后，必须建立和平。”在强调“使用武力不合理”之后，他在演讲结束时表示，他相信国际社会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：“我们是理想的捍卫者，良知的守护神。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和无上荣光，应该引导我们优先选择和平解除（伊拉克的）武装。”

德维尔潘的讲话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欢迎，因它代表了“建立一种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武力的新型政治”的共同愿望。而在德维尔潘的观点及阐述方式上，人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一种风格，一种毫无疑问的法兰西风格：魅力十足的男子气概和高谈阔论的激情，这得益于法国公共演讲的优良传

统；诉诸理性与逻辑，把讨论的问题分成两个对立面（冲突与和谐、一己私利与共同利益、道德准则与强权政治）；德维尔潘给人的感觉是：他像是在讲述一种基于几百年来痛苦经历的古老智慧，和一种建立在法国文化优越感之上的自信的乐观主义。事实上，尽管德维尔潘没有明确地这么做——但却因此而更加引人注目——这次发言，事实上挑战了乔治·布什领导的美国及其殷勤的盟友英国，并向国际舆论的法庭指出，美英两国的行动威胁了和平与稳定。这种对卑鄙的“盎格鲁-撒克逊人”的无声的妖魔化，以及他特有的以普世原则为名的法国式主张，是德维尔潘演讲艺术的高潮——而因为这些恰好完全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，所以更加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。

德维尔潘的观点，不仅反映了现代法国人的世界观，而且充分反映了法国人关于国际和平的更加广泛的思想传统——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。他的演讲微妙却有力地再现了 18 世纪作家阿贝德·圣皮埃尔的理想主义主张：保障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，是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（这个联盟自然由法国来领导）。这位外交部部长的高谈阔论，也让人想起另一位富有才智的政治家阿里斯蒂德·白里安——他曾试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，通过外交和国际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。简而言之，它深深扎根于一种丰富而复杂的法国思维模式之中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将探究法国思想体系的不同方面，重点表现它的长期特征和演变，以及它延续到今天的文化表现，展现思想活动如何（以及为何）在法国公众生活中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。除了找出法国人表现自己和想象世界的多种方式，我的最终目的，正如本书书名所言，是试图解释法国人是如何思考的；换句话说，是试图弄清楚他们喜欢的概念、体系和思维模式，以及他们对特定风格的迷恋。这其中包含了一些典型特征，比如他们

相信自己天生就倾向于创造性思考，正如作家布莱斯·帕斯卡评论他的同胞时所言：“我谈的不是傻瓜，我谈的是最具智慧的人；正是在他们之中，想象力才极具说服力。”同样普遍的是，法国人素来思路清晰，这源于法语本身的特点——作家里瓦罗尔曾傲慢地说：“说得不清楚的，不是法语。”这种语言上的精确伴随着一种乐天派的轻率，批评家希波吕忒·泰纳承认这一点：“法国人所渴望的，就是激发自己和他人产生充满快乐想法的气泡。”法国人的典型特征，还包括漫不经心的态度，正如哲学家孟德斯鸠指出的，“（法国人）严肃地做琐屑之事，轻率地做严肃之事”——但是也存在一种叛逆、傲慢的趋势，正如历史学家厄内斯特·纳维斯指出的，“我们生来就不是温顺恭敬的人”。而（另一位历史学家）儒勒·米什莱将“喜争好辩”视为法国受过教育的阶层的特异属性之一：“我们闲聊，我们争吵，我们用说话来耗费我们的精力；我们说狠话，我们在最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吵得怒气冲天。”法式思维风格，尤其以热爱普遍观念而著称。散文家埃米尔·蒙泰居说道：“没有哪一个民族中抽象概念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。法国的历史充斥着如此惊人的哲学倾向，人们对事实毫不关注，但是对抽象的东西充满了高度的渴望。”或者如作家朱利安·班达更加积极的诠释：“一种真正丰富的思想，涉及的是普遍的问题，而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且它未必严格地贴合实际。”

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会看到以上所有这些法兰西精神，以及其他精神的表现：最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国人偏爱围绕理想化的、形而上的概念（如君主政体、理性、共同意志、无产阶级、国家）来进行关于美善生活的争论。事实上，法国人是如此地喜爱形而上学，以至于这个术语甚至被认为能够适当地描述“在暑假期间，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时遇到的困难”。同样，法国人也普遍热爱整体论，喜欢从整体上考虑问题，而不是考虑其各部分

的表现。正如哲学家菲利普·柯尔库夫评论的，这种本质主义，对于法国思想来说不可或缺，它在关于各种主题的集体性讨论中都有所体现（从共和国、国家，到多元文化、安全、美国等）。哲学家米歇尔·拉克鲁瓦在描述他的基于对法国性的“本体论式理解”的爱国主义时，为这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种整体主义在法国人将一切——从法规章程、权利条款到政治纲领——编纂为详尽的法典的冲动中显露无遗（虽然常常会漫不经心地忽略掉一些有疑问的条款）。法国人的思考风格同样值得注意，因为它能够赋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（从谈话、穿着、饮食，到庆祝仪式和语言运用本身）以理论的和现实的特性。于是，我们看到在2014年初夏，极具法国特色的第十届词语节在艾里克·欧森那院士的赞助下，于涅夫勒省卢瓦尔河畔的拉沙里泰举办。据组织者说，该节日的目的是“让词语发出嘹亮的声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怀着‘语言要与绝大多数人共享’的信念，仔细思考它们的魔法和力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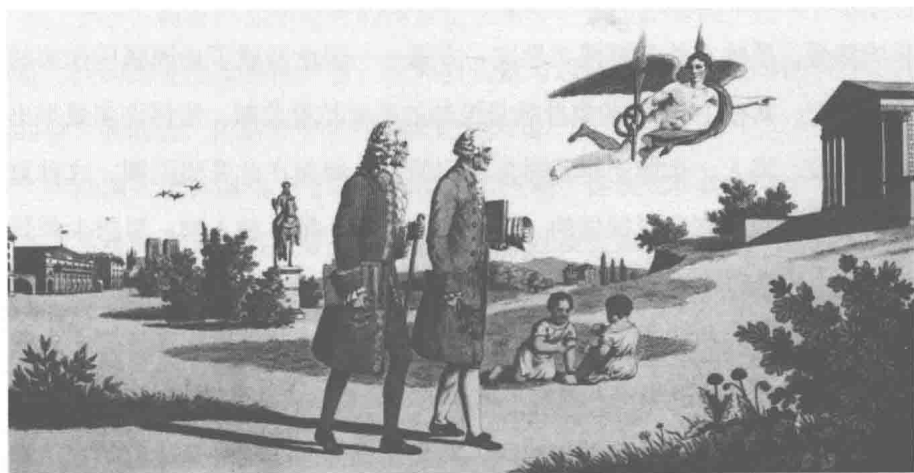
法国人也普遍热衷于表达和形式的问题。这表现在他们对学术活动的审美品质的信念；喜爱分类法和新词汇；以及正如在默兹省巴勒迪克的庞加莱数学院的一名学生在考试之后，得意扬扬地对当地报社所说的话——任何一篇好文章，都应该围绕命题、对立命题、综合论证的“辩证规划”，进行谋篇布局。她的论文设法解决了人类的选择是基于“理性”还是“激情”的问题，这展现了也许是法国式文体最显著的特征：痴迷于把事物一分为二，这一点在德维尔潘先生身上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巴黎智识生活的观察家所注意到的：法国人习惯围绕着几个常见的主题来组织公共辩论，包括：开放和封闭、停滞和变革、自由论和宿命论、统一性与多样性、文明与野蛮、进步与衰落。

一个例外的民族

如果英国人的现代形象是一群现实主义者，正如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凯尔·哈迪曾经提到的，“（英国）十分实在，不会追逐无谓的理想”，那么法国人的现代形象则是一个沉思自省的民族，他们对于思想王国的爱恋既强烈又外露。1820年代末，一位埃及神职人员访问巴黎，他发现法国人与众不同——“（法国人）具有敏锐的智慧、深刻的洞察力，和解决深奥问题时的思维深度”。一百多年后的1944年，英国军队为了让士兵们准备好面对奇怪的法国人，在诺曼底登陆前发放给士兵一本手册，其中写道：“总的来说，法国人比我们更享受关于思想的争论。当两个法国人只不过在争论一些抽象观点时，你经常会认为他们在激烈地争吵。”法国人对文化的热爱，反映在他们重视文学这一方面——因此造就了法国镇压作家的悠久历史，其在19世纪的象征就是巴黎的圣贝拉姬监狱。法国许多最杰出的思想家、诗人、小册子作者因为他们的出版物而在此身陷囹圄。这种重视也造就了长眠在先贤祠里的、富有创造力的一批显赫人物：思想大师伏尔泰和卢梭是启蒙运动时代的美德导师、“伟人”理想的化身；维克多·雨果和埃米尔·左拉代表了法国对优秀文学的热爱；此外还有最近进入先贤祠的马提尼克岛的进步诗人埃梅·塞泽尔和民族学者热尔梅娜·蒂利昂。

还有许多其他现象表现出法国人对文化的迷恋。首先是他们一直执着于语言的精准和语法规则。正如波舒哀主教曾严厉告诫法国王储的话：“忽视语法规则的人，也就摒弃了理性的戒律。”法国的共和传统还伴随着培养有知识的公民的思想：哲学家孔多塞曾写道，“社会对其公民的首要责任是公共教育。”另一个例证是政治团体将智慧工具化：在20世纪上半叶，法国的极右组织“法兰西行动”和极左的共产党都称自己为“智慧党”。

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：在法国，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文学名人，也被其当地的居民视为骄傲——更不用说思想名人获得的地位，以及他们一直以来（有时令人羡慕的）影响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能力。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：哲学家伯纳德－亨利·列维在法国军事干预利比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）指定一个特定的政府部门管理“文化”的概念，是现代法国的一项发明，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广泛采纳。最后，但并非不重要，法国建立了专门学校来培养精英。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的德维尔潘先生，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，他代表了占据现代法国的政治和行政层级的“技术官僚”。事实上，德维尔潘出身贵族，傲慢地鄙视普选（尽管他担任最高公职，却从未参加过选举），他完全符合皮埃尔·布迪厄对新统治阶级的描述——“国家贵族”。



法国歌颂法国文学巨匠的一个早期例子：伏尔泰和卢梭的灵魂被护送到先贤祠。在法国大革命两年后的1791年，法国人为纪念法国民族英雄而建立了先贤祠。先贤祠入口处的铭文上写道：“伟人们，祖国感念你们”。

所有伟大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例外的。法国在这方面的独特性，在于其本身特质与其道德和思想造诣之间持久的联系。这些对于卓越的愿景，经常具体体现在法国人对巴黎的描绘中。在路易－塞巴斯蒂安·梅